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10年贺岁小说连播

FM106.6
黄金时段倾情推出

瞿新华 著

吹着进军号

撤退

上海文艺出版社

瞿新华 著

吹着进军号

撤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吹着进军号撤退/瞿新华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978-7-5321-3699-5

I. ①吹… II. ①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1216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钱 祯

吹着进军号撤退

瞿新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99-5/I · 2829 定价: 23.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19

目录

- 一 电台台长要跳楼 / 1
- 二 行长的隐痛被老婆无意识破 / 20
- 三 两个“疯子”合演激情遭遇战 / 35
- 四 一个惊人的秘密 / 57
- 五 全是月季花惹的祸 / 76
- 六 怎样才能捞起掉进洞里的球 / 92
- 七 快速“勾引”美女主持人 / 108
- 八 收音机里响起了现场的枪声 / 124
- 九 一把手悠闲地隔岸观火 / 142
- 十 终于摸了老虎的屁股 / 162
- 十一 诡秘的江鸥 / 181
- 十二 “中央”来人了 / 198
- 十三 两个小姑娘,一对宝货 / 216
- 十四 这年头居然还有家访 / 233
- 十五 洪省长的题字多重要 / 251
- 十六 体育场看台轰然倒塌 / 269
- 十七 大逆转后的大风浪 / 287
- 十八 昔日的英雄挥挥手走了 / 306
- 十九 重温初恋的感觉 / 324
- 二十 看得见新世纪美丽曙光的电台楼顶 / 342

一 电台台长要跳楼

一九九九年，夏天刚刚过去，初秋的天气，日夜开始有了较大的温差，气候的反差或许更能显示自然界的活力；人生，大概也一样。

夕阳斜斜地照着楚汉市，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金釉，显现出层层叠叠、梦幻般的廓影。一群鸽子如同漫步在金黄色的童话世界中，优雅地翱翔着，偶尔发出了一片悦耳的鸽哨声。

这是平凡的一天在落幕前的最后辉煌，什么都在变化，什么都没有变化。

楚汉广播电台位于市中心的白金地段，二十几层高的楼房并没有太张扬、太特别的地方，因为聚集了播音员、主持人、记者之类的公众人物，南来北往的市民便会在路过时情不自禁地瞥上一眼。尽管看不到想看的東西，但想看又看不到的东西却最具诱惑力。这便给大楼里的人平添了几分优越感，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后勤人员。

庄子栋像尊雕塑一样，默立在电台大楼楼顶边缘，脚下便是甲壳虫般大小的爬行汽车和如蚁的人流。他仿佛像站在平地一样，腿不软，身不晃，两眼久久地眺望着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这活脱脱是一幅幅城市流动的风景画：不远处，一群鸽子像一片闪烁着金黄色的云彩飘浮过来，又呼啦啦地凌空划过。庄子栋的目光似乎被鸽群牵引了一下，眼珠子稍稍有些转动，这才让人略微感觉到了这尊“雕塑”活的灵魂。

鸽子慢慢地消失在了广袤的城市上空，但庄子栋却依然长久地伫立在楼顶边缘。这里看来要发生什么故事了；其实，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故事。

这幢大楼里的机器一切都在照常运转。在电台的直播间里，交通节目主持人王杰宇正在主持直播节目：“楚汉广播电台，中波 1079，

我是杰宇,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城市新干线》节目。刚才我们就出租车驾驶员朱先生的问题采访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警官,关于出租车在马路扬招处限时三十秒上下客的地方交通法规问题,我们请广大出租车驾驶员谈谈各自的想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隔音窗外的编辑不断向王杰宇挥着手,示意有电话进来。

王杰宇心领神会地向编辑点了点头,继续主持道:“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位名叫江鸥的听众来电。喂,江鸥先生,我是杰宇,请说话……”

电话里立即传来一个非常浑厚的男声:“杰宇,你好。”

王杰宇接着说:“江鸥先生的声音很熟啊。”

电话里的江鸥回答道:“我经常给你打电话,反映各种情况。”

王杰宇好像突然想了起来:“对对,你反映的情况面很宽,虽然有的问题与交通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你对这个城市的热心关注。江鸥先生,你想参与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讨论吗?我们欢迎……”

电话里的江鸥打断了王杰宇的话:“很抱歉,我对那个问题暂时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向你反映一个情况,虽然对城市的交通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认为很重要,真的。”

王杰宇有些迟疑:“那、那就请江鸥先生说吧。”

电话里的江鸥语出惊人:“你们楚汉广播电台的楼顶上有一只大鸟恐怕即将坠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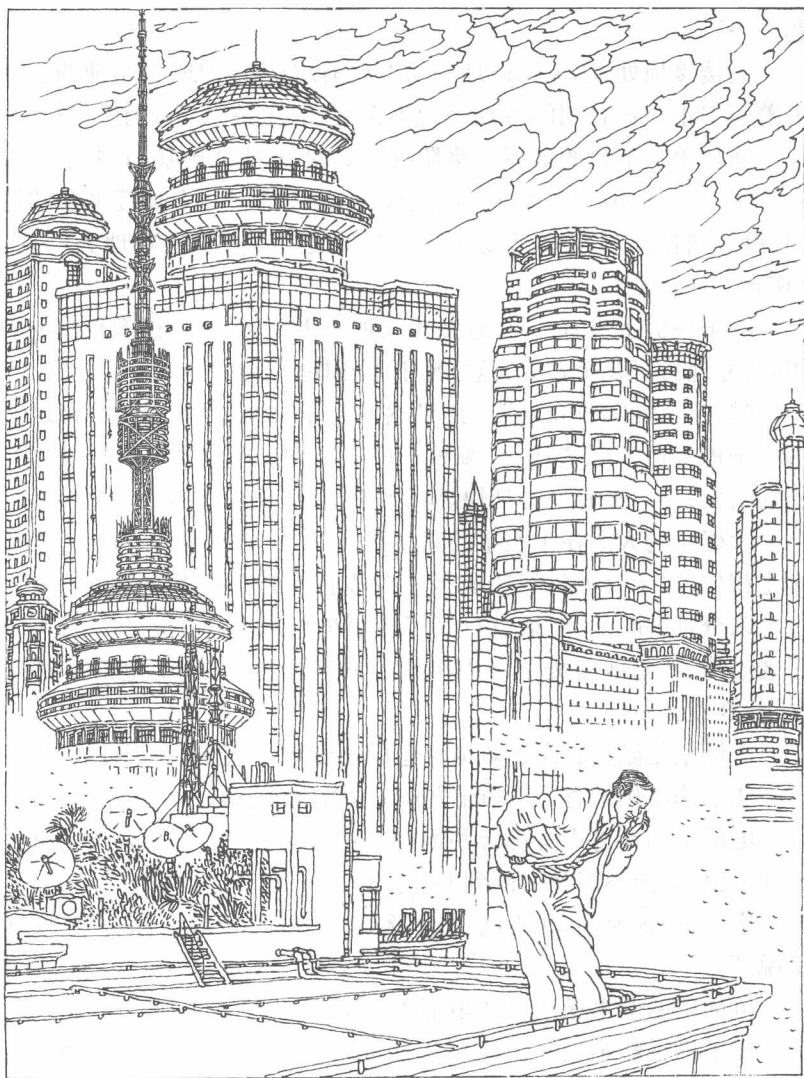
王杰宇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什么大鸟?”

电话里的江鸥解释道:“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我只能称他为大鸟。我已观察他好长时间了,我不能肯定他最终是否会坠落下来,但一旦坠落下来,或许会对这个城市的交通产生不利的影响。就这个情况,去看看吧。”

王杰宇有些不知所措地追问着:“喂喂,江鸥先生……”

电话里传来了挂断的声音。

王杰宇立即采用了应急预案:“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个意外的插



庄子栋俯身往楼下望去，只见楼下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

曲,在这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自然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下面我们先给大家播送一个关于发展城市高架道路的专题……”

大楼楼顶处,庄子栋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原地,只是他的手上夹着一支正在冒着烟的香烟。他不会想到,主持人王杰宇此刻已冲上了通往楼顶平台的最后一级阶梯。透过铁门的缝隙,王杰宇一眼看见了不远处的庄子栋的背影,于是使劲地推了一下顶楼平台的铁门,没想到铁门被牢牢地反锁了。情急之中,他狮吼般地大叫道:“庄台!庄台长!”

庄子栋似乎没有听见,连头也没回一下,王杰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原地打了几个转后,返身冲下了楼梯。

哦,这个江鸥听众好眼力,果然发现了一只“大鸟”。一台之长的庄子栋难道要制造什么“新闻”吗?微风吹拂着他额前已略显稀疏的头发,手中夹着的香烟快燃到了手指,可他浑然不觉。

大楼里的人们在王杰宇的紧急召唤下,一个个神情严肃,急急地奔走相告,以十万火急的速度迅速在楼底下的大院里集结了。才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电话就打到了庄子栋口袋里的手机上。铃声响了老半天,才见他慢慢拿出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接听电话道:“秦台,什么事?”

电话里是副台长秦惠难掩焦急的声音:“庄台,你在干什么?”

庄子栋淡然地答道:“在看风景,看城市风景。”

电话里的秦惠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庄台,我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你汇报,你能不能马上回到办公室?”

庄子栋不为所动地问:“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你先在电话里说。”

电话里的秦惠恳请道:“电话里说不清,你快下来吧。”

庄子栋突然感觉到了什么,追问道:“什么,你知道我在楼上?”

电话里的秦惠几乎要哭出了声:“这、这……庄台,快下来吧。”

庄子栋加大了声音:“你在哪里?”

电话里的秦惠马上回答:“在楼下。”

庄子栋俯身往楼下望去，只见楼下的大院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仰望着楼顶，顿时惊疑地冲着电话听筒叫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秦惠在人群中翘首打着手机：“庄台，我们怕、怕你……庄台，你不是经常说，天塌下来，楚汉电台的全体职工也能顶住，怎么你就……”

庄子栋忽然明白了一切，噙着泪水默默地俯视着楼下黑压压的人群，手中拿着手机却无言以对。

秦惠仍大声冲着电话嚷着：“庄台，你要是、要是真那么做，我们永远陪着你，谁也不会离开这大院一步……”

庄子栋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滚落下来，但他仍克制着感情继续接听手机：“瞎扯！你秦惠脑子长到哪里去了？我庄子栋要自寻死路，那早就死过好几回了！秦副台长，马上发通知，我要立即召开全台大会……”

大院里的人们开始拥向了七楼的电台大会议室。王杰宇追上秦惠，哭丧着脸说道：“秦台长，我这个祸闯大了，那个叫江鸥的听众害死人！”

秦惠苦笑了一下：“这种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不要提心吊胆的，庄台会理解你。”

王杰宇显出了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我现在真恨不得自己从楼上跳下去。”

秦惠一愣：“怎么，你也要让我发动群众再去大院里站一次？”

王杰宇连忙声明：“我哪有那么伟大。”

秦惠拉了王杰宇一把：“那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开会去吧。”

会场里几乎座无虚席，人们正襟危坐，气氛肃穆而紧张。庄子栋坐在台上无声地注视着台下的全体职工，坐在一边的秦惠悄悄地对庄子栋说道：“到齐了，该来的都来了。”

庄子栋问：“钟副台长呢？”

秦惠凑上嘴，耳语道：“刚被厅纪委叫去。”

庄子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秦惠立即挺直了身子，直截了当地

对准话筒说道：“同志们，今天开个临时的全体职工大会，下面就请庄台长讲话。”

庄子栋接过了话筒，亮开了一如既往的大嗓门：“同志们，楚汉台成立十年来，欢乐多于痛苦啊！今天怎么啦？一个个脸上都刮了糍，误会已经消除，不要再这么沉重好不好？”

台下的职工面面相觑，依然沉寂。庄子栋打趣道：“听说有个姓王叫杰宇的人亲手导演了这一出近三百号人勇救台长的好戏，很精彩啊……”

王杰宇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声辩道：“庄台，情况是这样的……”

庄子栋笑笑：“别紧张，坐下。你听到风就是雨，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但是你也立了一功，你让我无意中感受到了我们楚汉电台全体职工空前团结的精神面貌。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我知道，你们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护我这个台长；我更知道，你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一片真情来保卫楚汉电台十年来的改革成果。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我要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说着，站起身朝台下深深地一鞠躬。

台下顿时响起一阵长时间的掌声。庄子栋还没来得及说下去，面前的手机响起了铃声。他看了眼来电显示，接听道：“宋厅长，我是庄子栋……什么，这事那么快就传到厅里了？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宋厅长，这是场误会，已经过去了……这怎么能说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份检查我很难写，我……”

对方显然已挂断电话，庄子栋仍拿着手机久久无语，会场再次陷入到沉重的气氛中。秦惠暗示性地给庄子栋续了一点水，提醒他正在开会。庄子栋会意地重新振作了精神，说道：“同志们，今天这个临时全台职工大会，不是我个人一时性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我有责任向大家及时通报，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利益。今天下午，厅的一位领导和厅纪委联合找我谈了一次话，因为厅有关部门收到了十几封有关我的揭发信，有署名的，更多是匿名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五大类：一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二是经济上贪污

浪费,三是生活上拈花惹草,四是工作上称王称霸,五是作风上违法乱纪。这第五类问题主要是指我曾陪同上海的一位作家玩过几次纸牌,有赌博嫌疑。照这些揭发信的检举,我简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同志们,我想顺便告诉大家的是,昨天我女儿在学校里受到了一些同学的围攻,说我女儿文文是小腐败分子,因为她爸爸是个大腐败分子。十几岁的孩子懂什么,还不是大人教的!半夜回家,文文还在悄悄等我。她砸碎了储蓄罐,捧着一大堆碎钱交到我手上说,爸爸,把这些钱都交了,就可不当腐败分子了吧?不当腐败分子,你可以天天早回家陪我了吗?我紧紧抱着文文,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座的很多都是有儿有女的人,我相信这种心情你们都能理解。同志们,我到底要告诉你们什么呢?我召开这个紧急的全台大会,难道就是为了要当着大家的面澄清我的问题吗?楚汉电台是个成立才十年的新台。十年前的九月十四日开播时,只有中波一套节目,每天播出仅八小时五十分钟。现在我们又增播了两套调频,三套节目每天共播出六十一小时四十分钟。其中《音乐网》是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这在全省广播界是独一无二的。十年来,我们坚持走改革之路,人们对我们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直到今年七月三日,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转发了省广播电视厅的报告,号召全省宣传部门和各主要新闻单位学习、借鉴楚汉电台的改革经验,这才对我们的成功探索下了一个结论。我略举楚汉电台的一些成绩,无非想说,楚汉电台的每个人都很忙,都在为楚汉电台的事业辛勤工作着,我不会轻易浪费大家的时间。言归正传,找我谈话的这位厅领导,希望我对这些揭发信正确对待。什么叫正确对待?圈子兜来兜去,就是想让我们楚汉电台退出申报全国新闻界精神文明示范单位的行列,让省里的其他电台顶上去。厅里的个别领导利用卢厅长生病住院的机会,想以葬送楚汉电台的改革成果来搞所谓的某种平衡。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回到台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想古人王之涣都知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道理,所以就独自一人爬到了大楼楼顶的平台上,想让汉江的风吹醒一下自己的脑袋,想借辽阔的江汉大地壮一下自己的胆。站在高高的大楼上,我想起了十年前

一天晚上的八点钟,当崇海县政府支持我们建直播机房的五方木料、二十吨水泥运到的时候,一时找不到搬运工,为了争取时间,我们自己卸车。几十位职工来了,他们的妻子、丈夫来了,守卫电台的武警战士受到感动也来了,硬是肩挑身扛连夜完成了卸车任务。没有一分加班费,照样没一句怨言。第二天,我在全台大会上对大家说,大家记住,昨天晚上卸水泥扛木料的精神就叫‘楚汉精神’。我们只要永远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天塌地陷都不怕,楚汉电台还有什么办不好?话音刚落,我流泪了,全台的同志都流泪了。同志们,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一定还深深地记着那难忘的一幕。”

全场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庄子栋继续说:“这楚汉精神以后发展成了十二个字,那就是:艰苦奋斗,拼搏奉献,开拓创新。那一刻,我站在这高高的大楼顶上,感慨万千。想死太方便了,我早就说过,楚汉电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要死恐怕已死过几回了。我不会选择死亡,除非死亡选择我。登高望远,我勉励自己不忘这楚汉精神,现在召开全台大会,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扛起这十二字的楚汉精神。小家可以舍弃,个人的利益可以不顾,只要大家支持、理解,楚汉电台前进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止……”

掌声久久响彻在会场里。“大鸟”没有在楚汉电台大楼顶上坠落,而楚汉电台职工的情绪却高涨了起来。

庄子栋的夫人苏菲没有参加台里的大会,她去了昌武区中心小学,这时正领着放学的女儿庄亦文走出了校门。两三个孩子躲在校门口的一个角落里朝苏菲母女俩的背影叫了一声:“庄亦文!”

母女俩停步回头张望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现。庄亦文拽了把苏菲:“妈妈,走吧。”

苏菲还在寻找着什么:“说不定同学们要找你玩,得给他们打个招呼。”

庄亦文咕哝着,显然情绪不高:“我不想和他们玩。”

苏菲不禁摇了摇头:“妈妈总不能天天来接你啊。”

庄亦文立即撅起了小嘴:“那你就和爸爸轮流来接我。”

苏菲叹了口气,无奈地拉起了女儿重新走去。躲在角落里的孩

子见状，又大叫了一声：“庄亦文！”

苏菲迟疑了一下，拉住庄亦文四处张望着。这几个调皮的孩子悄悄地迂回到苏菲母女俩背后的隐蔽处，出其不意地齐声叫道：“庄亦文，你妈妈是你爸爸的小老婆。”说完，嘻嘻哈哈地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苏菲望着孩子们消失的方向，露出了一脸的惊讶和尴尬的神情。庄亦文问道：“妈妈，小老婆是什么意思？”

苏菲没有做声，庄亦文又问：“我知道了，因为你比爸爸小好多岁，对吧？”

苏菲一把拉起庄亦文就走，庄亦文仍边走边自言自语道：“以后我就是爸爸的小小老婆。”

苏菲真想给女儿一巴掌，可刚举起的手立刻又垂了下来，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正好庄子栋打来了电话，也算解了个围：“苏菲，刚开完全台大会，除了你和当班的工作人员以外，两百八十九个人参加了大会。可以说，全台的同志们给了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现场的气氛太让人感动了。苏菲，晚上我向你细细汇报……”

苏菲没好气地接听手机：“别说了，我和文文刚离开学校，你马上来接我们。”

庄子栋正马不停蹄地坐车去省委宣传部的路上，一听苏菲说话的口气，倒生出了几分不安：“出什么事了？”

苏菲不耐烦地对着手机嚷着：“没什么事，你来接就是了。”

庄子栋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要马上去省委宣传部，汇报厅纪委找我谈话的情况，已和陈部长约好了，你叫辆出租车回家吧。”

苏菲一听，陡然变脸：“我就想让你现在来接我，堂堂正正地接我，让别人看看，我不是你的小老婆。”

庄子栋拿着手机无言以对，驾驶员石明回过头来轻轻地问道：“庄台，掉头吗？”

庄子栋默默地关上手机，说道：“走吧。”

石明仍怯怯地劝道：“庄台，去接一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庄子栋断然地一挥手：“废话！”

这边，石明知趣地猛踩了一下油门，载着庄子栋的小车一溜烟地远去了。那边，苏菲慢慢放下了手机，眼里已有晶莹的泪光闪动。庄亦文一脸迷茫地问道：“你们大人怎么啦？”

苏菲抹了一下眼睛：“回家吧。”

庄亦文冷不防地抢过苏菲的手机，叫了一声：“老爸反了！”

苏菲大声阻止道：“你别胡闹！”

庄亦文不甘示弱地边按着手机上的号码，边蛮横地嚷嚷：“你们俩自己说过，老爸是台长，你是家长，我是咱们三个人中的董事长，董事长最大。”

苏菲已没了耐心，一把夺回了庄亦文手中的手机：“你怎么有那么多废话！”

庄亦文一怔，转而甩下苏菲，掉头就跑：“哼，我找外公去！”

苏菲无奈地在外面转了一圈，等到天暗下来的时候，来到了自己的父母家。苏菲的父亲望了一眼正美滋滋地大嚼肯德基鸡腿的外甥女，苦笑道：“你们家也真够热闹的，一个到省委宣传部告状去了，一个到这儿来告状了。”

苏菲的脸依然绷紧着：“爸爸，你别把小孩子的话太当真，什么告状不告状的。你瞧她，没心没肺的，一转身早把什么都忘了。”

庄亦文得意地对外公抛了个媚眼，苏菲的父亲立马来了情绪：“苏菲啊，哪一天文文吃不下饭，那我真要跟你们急了。”

苏菲不满地膘了一眼父亲：“爸，这话你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不好。”

苏菲的父亲愣了愣，仍不为所动地为庄亦文递着食物：“跟孩子较什么劲？”

庄亦文啧啧地吃着插话：“外公，妈妈，你们在说什么呀？老师说了，吃饭只能想着嘴巴，把耳朵关上，否则会不消化的。”

庄亦文的话音刚落，传来了敲门声。苏菲起身去开门，发现门外竟站满了楚汉电台的人。秦惠开门见山地问道：“苏菲，你家铁将军把门，所以就直接找到这儿来了。庄台那儿有消息吗？大家不放心，又不敢给他打电话。”

苏菲忙解释道：“秦台，他把手机关了。”

秦惠仍不放心地问：“不会有什么事吧？”

苏菲答道：“他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都会把手机关掉的，你们放心吧。”

工会主席张可欣插上来说道：“台食堂的师傅也没下班，他们给庄台熬了小米粥，庄台回来后，我们想和他一起共进夜宵。”

秦惠补充道：“我们一会儿都回台里，在食堂里等庄台。”

苏菲微微皱起了眉头：“哪有那么严重，都回家休息吧。哎，钟副台长从厅纪委回来了吗？”

秦惠答道：“没事，回来了，正在台里值班。”

苏菲的父亲走过来说道：“都进来坐吧。”

秦惠忙婉辞道：“不打扰了，我们回台去了。”说着，一挥手，一批人即刻下楼而去。

庄亦文擦着油光光的嘴巴，走上前来凑起了热闹：“外公，我以后不想当什么董事长了，像老爸一样，当个台长，大家都拍他马屁，太过瘾了！”

苏菲瞪了一眼女儿：“爸，你把小猪喂饱了。”

苏菲的父亲帮外甥女擦着嘴巴，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什么意思？”

苏菲脱口而出：“我该把它关进猪圈去了。”

初秋的天气乍暖还凉，白天下了一场雨，晚上就变得冷飕飕，加上风儿一起，夏天的感觉便一眨眼变得遥远了。

在省委传部的门口，石明围绕着小车一遍遍地徘徊着。宣传部大楼的门终于打开了，只见庄子栋快步从里面走了出来。石明忙迎上去问道：“庄台，情况还好吧？”

庄子栋看着石明怜惜地说道：“这么凉的天气，你怎么不躲在汽车里？你说你傻不傻？”

石明憨厚地一笑：“心里不踏实。”

庄子栋跑到小车前，还没等石明反应过来，就已经为石明拉开了驾驶座的门。石明惶恐地说着：“庄台，你先上车。”

庄子栋一把将石明推进了小车里：“还啰嗦什么。”

石明上了车，没发动车子，却仍小心地对车里的庄子栋说：“庄台，台里许多人还在等你的消息。”

庄子栋点燃了一支烟：“你们都在怕什么？我进的是共产党宣传部的大门，是天下最讲真理的地方。我在暖烘烘的屋子里待了三个小时，你倒好，有福不会享，硬是在凉风中瞎操了那么长时间的心。我说你这个同志，没人叫你经受那种考验。你冻出了病，我明天少了一个得力的驾驶班班长，楚汉电台不想蒙受这样的损失……”

石明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望着庄子栋。庄子栋忍不住笑了：“你看你看，冻傻了吧，连车都忘了开了。”

石明突然醒悟过来，连忙发动了小车：“我真傻。”

庄子栋放松地长长吐了一口烟：“快走吧，想美美地吃一顿晚饭了。”

石明连忙告知：“食堂已为你熬好了小米粥。”

庄子栋笑得更畅了：“你真是个老实人，连话也不会讲。”

石明没敢跟着笑：“哦，我又说错了？”

庄子栋又装起了一脸的认真样：“我们的命怎么那么贱？忙到深更半夜就只配喝小米粥？你应该说食堂已炖好了鱼翅，烩好了鲍鱼。”

石明更不明白了：“庄台，那玩意儿食堂没有啊。”

庄子栋依然开着玩笑：“鱼翅不就是粉条？鲍鱼不就是荷包蛋吗？这也不懂？！”

石明终于笑了：“噢……”

小车轻快地驶离了省委宣传部，消失在城市的夜色中。

外面夜色正浓，楚汉电台的职工食堂里却依然灯火通明，一张大圆桌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盘卤菜，秦惠副台长带着一帮人围桌而坐。钟雨田副台长拿着一瓶白酒，兴冲冲地撞进门来：“向大家报告最新消息，石明有电话了，好像形势不错，庄台在车上睡着了，看来他在养精蓄锐，回台要和我们干一杯了。”

秦惠笑笑：“这下正中你的下怀。”

钟雨田把酒瓶往桌上一放：“下午纪委找我谈话，问我会不会喝酒。我说本人一闻到酒香就脸红心跳。”

张可欣笑着说：“钟台长真是大言不惭。”

钟雨田一脸认真地说道：“我没有说谎啊，一闻到酒香我就激动，所以脸红心跳。纪委的同志没听明白我的话，就一个劲地表扬了我。哎，对了，石明透了个信，庄台好像雅兴挺高，所以我建议把这顿夜宵搞得有些情调。”

王杰宇不屑地说道：“这点破菜能搞出什么名堂？”

秦惠立即提议道：“我们就请诗人张可欣把这些小菜编个有诗意的菜谱吧。”

大家起着哄呼应着。张可欣也不推辞，落落大方地依次指着一盆皮蛋、一盆玉米粒拌豆腐、一盆红皮花生说道：“这盆皮蛋叫‘黑太阳’，这盆玉米粒拌豆腐就叫‘大珠小珠落玉盘’，算是借用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诗，还有这盆红皮花生我看叫它‘相思红豆’了，唐人王维有首诗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大家鼓着掌表示赞同。钟雨田拿起一盆红红的辣椒酱，说道：“这辣椒酱可是庄台的最爱了，你也给起个好名字吧。”

张可欣脱口而出：“这就叫‘丹心一片’，怎么样？”

钟雨田服服帖帖地不断点头：“这诗人表起忠心来，真叫人吃不消。”

有人插嘴道：“我看先请可欣给这顿夜宵起个好名字吧。”

秦惠鼓掌道：“我们台的这位工会主席可以说是广播界的美女加才女了。”

张可欣一听秦惠的话，更来了精神：“多亏秦台给我戴了高帽子，有了，灵感出来了，今晚这顿夜宵，就叫‘楚汉英雄凯旋宴’，有点气势吧。”

秦惠索性大声地鼓起掌来：“太有情调了。这顿夜宵正合庄台的心思，他这人平时最会打算，总想以最低的成本，办最有效的事。”